

记忆中的童话——石库门

画/李守白 文/程乃珊



石库门时代的生活是很拮据的，厅房不分，门口搁只煤炉就是厨房但人的记忆总不自觉地带着一种选择性，对逝去岁月的怀念，犹如忆起多年前的旧爱，只记得当年种种的好。

上海石库门，满载着代代老去的孩子的回忆：青砖烟窗边栖息的灰鸽，各家后门灶间溢出的弥散在横弄堂里的油氽带鱼的焦香，伸出天井围墙的迎风摇曳的夹竹桃，静静地半启着的嵌着彩色玻璃的、有着很中国的镂花图案却又有个很洋气名字的法兰西长窗，楼上前楼窗口不时伸出一竹竿滴水的大红大绿的花床单、滚着花边的令似懂非懂的我们常会生出莫名心悸的暧昧的内衣如是，满眼一片湿漉漉的吒紫嫣红，花开遍地，恰如画师刚完成的一幅重彩画！亭子间窗槛后，垂着大金花盏的窗帘缓缓拉开，晃过一张不年轻的女人的脸面，描画得很精致的五官有种古典的冷艳，她是整幢房子一则永远解不开的谜诚然一切庸庸碌碌，满目红尘俗浪，却是如此活色生香，曾经那样热闹地装饰了一个人文茂盛的时代，成就了则则已湮远的都市传奇。

时光就这样悄悄地从我们指掌中流逝，原设计为一户人家居住的石库门，渐渐演变成七十二家房客拼住的大杂院，石库门以她母亲般宽厚的怀抱，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四方过客提供一个家。石库门内的生活看似凌乱琐碎，拥挤吵闹，却藏龙卧虎，满溢着市井的温馨和守望相助的情怀，是海派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石库门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的图腾，是解不清摸不透的海派繁荣的密码库。

小小一幢石库门，载得起一部沉甸甸的上海都会史，只是，你必须读懂石库门里的文化符号。

当成片成片的石库门从我们城市版图消失后，我们才惊觉，消失的不仅仅是石库门的建筑，而是几代的人文传统和生活模式。

其实沉寂了多年的石库门里的喧闹并没有消失，只不

过凝结在时空的某一处，只留待有缘人细细为她拂去时光隧道上飘落的尘埃。

画家李守白用纤细的笔触、大胆甚至夸张的犹如中国年画的艳俗的着色，为我们描出了幅幅生生猛猛的石库门浮世绘。他完全有理由如此大胆，因为他太谙熟石库门内的每一个细节，完全可以天马行空，挥笔自如，得心应手。他的画笔恰如石库门本身——浓郁中国城隅余韵的高深围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图案的窗框门饰互相呼应，西洋外来元素与中国传统的屋宇结构和谐统一——原汁原味的海派之风。作者对石库门充满钟爱和眷

恋，他故意让笔下的石库门有种童话般的不真实的辉煌：夸张到几近不成比例的造型、艳丽眩目的色彩，因为那是他的梦！但石库门里的文化符号，他却是运用写实的手法，严谨逼真，哪怕一条咸鱼、一只油腻腻的砂锅、一双珠花拖鞋，都是一丝不苟。最精彩的是在他多幅画面中出现的那几把黄竹椅，椅上一把蒲扇、一本翻到一半的线装书和压在上面一副老花眼镜，椅子的主人，似只是走开一阵，世上却已是花开花落、几换人间，空留着那几把黄竹椅，遗世地散落着，独对天地暮色，恬淡中有一份天长地久的守候和期盼。

流逝的岁月

画/陈逸鸣 文/程乃珊



岁月不同时光。“时光”只是单一的计量词，“岁月”却是人与时光对话的结晶。时光流失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现象，流逝的岁月，却是化学的，因为随岁月流逝的不仅是青春年华，还有我们曾经十分熟谙的生活场景：比如弄堂口彻夜亮着晕黄柔光的烟纸店里叫得出我们乳名的那对老夫妇、夏日浴后带着一身药水肥皂的清香，额头搽着一抹雪白的痱子粉与小朋友一起玩造房子的童年、还有，穿着可体旗袍，将麻纱绢头在手里握成一束花样的，轻曳着檀香扇的我们的妈妈和祖母。

历史，是无法挽回也不可能重复，但是，可以印记。

画面上应该是应酬的场合一角。画家故意地抹去可以代表那个逝去岁月的所有符号，唯背景隐约有一角雕花老家具的局部，稍一疏忽根本就注意不到。不用借助任何参照物，你都能强烈感受到：这就是那已逝的岁月！不是因为她们的旗袍——而今连餐厅的领位小姐都穿上旗袍——而是那浓郁的、弥漫着整个画面的意境。她们的眼神湮远超然，是隔世的，透着几丝淡淡的冷漠。艺术的笔触令她们在岁月的流水中，由过客成为归人。

两位上海太太紧挨着坐在一张类似琴凳的座上，可见关系的亲密。画面右侧一片灿亮的余光——那边或者正开出一张闹猛的麻将台——勾勒出她们穿着素雅的印度绸旗袍的身影，全然没有现代人所想象的旧上海那种奢华，自有一份低调的雍容。她们是刻意找个静处讲点悄悄话。她们的友情可能早在蝉声连绵的夏夜，女子中学宿舍内垂着